

TU SHUO 图说
BAI NIAN
XI ZANG

百年西藏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百年西藏 / 廖东凡等编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8

ISBN 7-222-02627-4

I. 图… II. 廖… III. 地方史 - 西藏 - 图解
IV .k297.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404 号

策 划: 程志方

责任编辑: 张 维 张晓岚

装帧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电脑制作: 胡元青

监 印: 深圳图腾文化发展公司

图说百年西藏 廖东凡 张晓明 周爱明 陈宗烈 编著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制版: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宝峰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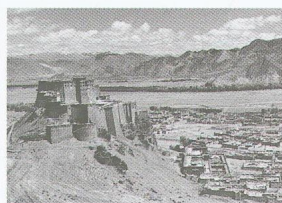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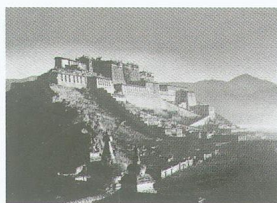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4.25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书号: ISBN7-222-02627-4/J · 169

定价: 220.00 元 (精装)



K297.5-64
L466

༩༩། །བཟང་བྱ་བརྒྱུད་ཐང་གི་ཁྱེད་ཀྱི་ཁྱེད།

TU SHUO 图说
BAI NIAN 百年
XI ZANG 西藏

廖东凡 张晓明 周爱明 陈宗烈 编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7282/15/13

目 录

序一：百年西藏话衷肠	拉巴平措 6
序二：西藏——百年巨变与结论	朱晓明 7
1. 1904 年的枪声	10
2. 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	14
3. 张荫棠查办藏事	16
4. 英人对达赖的拉拢	19
5. 破产的西姆拉会议	23
6. 世纪初的拉萨古城	25
7. 封建庄园制度走向衰败	28
8. 九世班禅颠沛流离	32
9. 十三世达赖的圆寂	36
10. 热振活佛出掌摄政	38
11. 与国民政府关系的修复	40
12.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	42
13. 第五世热振活佛被害	44
14.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签定	48
15.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51
16. 十世班禅重返扎什伦布寺	55
17. 川藏和青藏两路通车	57
18. 达赖、班禅联袂进京	61
19.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	63
20. 平息武装叛乱	65
21. 百万农奴的翻身	67
22. 山南藏北欢庆丰收	70
23. 翻身农奴参加选举	73
24. 西藏自治区的诞生	75
25. 农奴子女进学校	78
26. 拨乱反正雪域逢甘露	81
27. 富民政策惠及城乡	85
28. 传统文化的抢救与弘扬	88
29. 文物古迹的维修	92
30. 宗教活动的恢复	96

31.	藏医藏药的春天	100
32.	现代医疗的发展	103
33.	教育事业的普及	105
34.	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	108
35.	欣欣向荣的城乡市场	112
36.	四十三项工程造福高原	118
37.	第四次人口普查倍受关注	122
38.	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	125
39.	一江两河的治理	128
40.	十世班禅圆寂日喀则城	131
41.	十七世噶玛巴转世	135
42.	布达拉宫的维修	138
43.	古格故城的保护	143
44.	民族干部茁壮成长	145
45.	六十二项援藏工程	150
46.	十三个自然保护区	154
47.	走向新世纪的拉萨	159
48.	日喀则——年楚河谷的新风景	162
49.	山南大地的丰收	166
50.	雪域江南——林芝	170
51.	美丽的藏北大草原	174
52.	昌都——三江流域的变迁	178
53.	神山圣湖话阿里	181
54.	普通人的住房	186
55.	老百姓的餐桌	192
56.	金瓶掣签认定班禅	198
57.	登山健儿挑战冰峰雪岭	202
58.	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	205
59.	雪域向旅游者敞开大门	212
60.	西藏文化走向世界	217
	百年西藏大事记	221
	后记	廖东凡 226

序一：百年西藏话衷肠

拉巴平措

时光如七匹神马拉动的金车昼夜飞驰，我们生活着的二十世纪已经走过了九十九年的岁月，回望喜马拉雅山下的高原厚土，确实发生了先辈们做梦也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化，长期欺压我们的帝国主义被赶走了，世代禁锢我们的农奴制度被推翻了，西藏人民在祖国温暖的民族大家庭里，过上了自由、平等、富裕的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我虽不是须发白如海螺的世纪老人，但是在这个有风雪有阳光的世界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出生在年楚河畔的江孜古城，本世纪初正是在我的家乡爆发了震撼世界的江孜保卫战。我为父辈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机枪大炮面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而自豪，也为家乡父老惨遭杀戮、血染宗山而倍感屈辱和渗入骨髓的悲愤。

比起父辈们，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少年时期，西藏和平解放，我有机会来到祖国金色的首都北京读书深造，成为新西藏第一代藏族研究生。学成之后，回到家乡西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时家乡已经实行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当然更是自己人身的主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的支援，雪域西藏每年每月每日都在发生变化，变好了，变新了，变美了，变得繁荣、富裕、文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我们的先辈们世世代代盼望的“格巴桑波”（太平盛世）时代。

回顾本世纪近一百年特别是近五十年的历史，我们西藏人从亲身实践中得出了比金子还宝贵的结论：只有依靠强大的祖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奴和奴隶才能获得人权和自由，只有坚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才能使我们民族真正振兴并走上繁荣幸福之路。

由四位长期在西藏工作过的作者编写的一本《图说百年西藏》一书摆在我的面前，我认真读过了文字并仔细翻看了图片，如同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作了一次赏心悦目的旅行，感到非常亲切，非常丰富，并且很受教益。我认为这部书至少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把西藏的百年历史，归纳成为六十个专题，用明白流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读者对西藏百年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经济、民俗等等，留下一个总体的明晰的印象；其次是本书有图有文，图文并茂，读者可以按图索史，读来真实可信，趣味盎然，绝不会感到枯燥。

现在国际上有一股西藏热，许多外国朋友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也非常关注。不过，我想冒昧说一句，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对西藏的真实情形并不了解，有的人甚至还受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蒙骗。因此，编写、出版这样一部书，用客观、公正、严肃的眼光审视西藏百年的历史，让广大读者真正了解本世纪一百年间在我们西藏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不仅对外国读者是如此，而且对我国读者包括西藏读者也是如此。这正是我欢迎这部书的出版并为之写序的原因。

拉巴平措 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序二：西藏——百年巨变与结论

朱 晓 明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读历史要先由薄变厚，再由厚变薄。所谓由薄变厚，就是由抽象到具体，使历史的规律、结论得到大量史料、事实的丰富、支撑。所谓由厚变薄，就是再由具体到抽象，对具体的、感性的材料进行理性的思考。读历史，也就是读前人的实践。“学而不思则惛”，死读书，读死书，会使人迷失在历史中，找不到方向。老师灌输给你的历史和自己悟出来的历史，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你来说它的内涵不同了。

这本《图说百年西藏》，是由《中国西藏》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们从西藏地方百年史中筛选的几十个话题组成的。从中既可以看出历史的概貌和脉络，又有重点的叙述和展开，不失为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十世纪的百年西藏在西藏地方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一部浩瀚繁复的西藏地方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两个高潮”，两个“四百年”。

第一个高潮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的奴隶制的吐蕃王朝，积极加强与唐朝的联盟，大胆引入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密切藏汉民族的友好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高潮是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十三世纪上半叶，元朝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藏族地区分裂割据、四百年混战的局面，为西藏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和藏巴汗地方政权先后各统治西藏百年左右。在这两个世纪中，西藏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

在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中，既有光华四射的高潮，也有沉重黯淡的低潮。这就是两个“四百年”。

第一个“四百年”是从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四百年。

第二个“四百年”是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封建农奴社会“长期停滞”的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里，由于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统治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黄教寺院集团占据统治地位后，僧侣人数急剧地畸形增长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直接妨碍了藏族人口的增长。虽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治理达到日臻完善的地步，西藏高原也出现过稳定、繁荣的局面，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加速走向腐朽和衰败。

西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百年西藏发生了什么？回眸西藏在二十世纪百年中走过的漫漫长路，沧桑巨变，地覆天翻。西藏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到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从政教合一、“三大领主”封建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民主政权；从经济社会停滞、衰落，到获得解放、新生，进行改革开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西藏地方有文字记载的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中，二十世纪的百年西藏，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兴起。

二十世纪的百年西藏说明了什么？这个百年恰好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分为前50年、后50年。前50年，西藏的命运是停滞、衰落，跌入谷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和平解放之前。后50年，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得以走向新生，走向繁荣。前后50年的两种命运，深刻地说明，西藏的命运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帝国主义培植出来的西藏上层亲帝分裂主义势力，自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搞“西藏独立”的活动。近百年来，他们曾经煽动过四次比较大的“西藏独立”的逆流。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地方政府乘机驱逐了清朝的驻藏官员和驻军，对爱国僧侣横加迫害，召开了所谓的“西姆拉会议”，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第二次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亲帝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制造了“热振事件”，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派“商务代表团”到英美等国游说，并限期让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全部离开西藏。第三次是1959年，他们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第四次是80年代末，他们一方面在拉萨策划制造骚乱，一方面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从对“西藏独立”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简要回顾，至少可以得出三条历史结论：第一，每一次“西藏独立”的活动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策划；第二，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少数分裂主义者，自己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他们总是依附于某种外国的敌对势力；第三，往往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煽动“西藏独立”的浪潮越高，但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惨。辛亥革命前后的独立阴谋没有得逞，反而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吞西藏的野心，激发了西藏人民的反帝情绪，恢复和密切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解放前夕的独立活动，没有阻挡住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潮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1959年的叛乱没有阻挡住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潮流，反而导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80年代末的骚乱也没有阻挡住西藏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导下，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社会日趋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二十世纪的百年西藏对二十一世纪意味着什么？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人们都在期待着新世纪的来临。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文明发展到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今天，世界竟然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北约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发动野蛮的大规模空袭。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带来心理上极大的冲击。人们对新世纪热烈期待和美好憧憬，从相信进化论和被商业炒作诱发的盲目乐观转为更加清醒、冷静。北约的炸弹让人们看到，尽管演员和道具发生了变化，但历史似乎正在重演。我们的孩子们将在一个怎样的新世纪中生活？怎样才能使新世纪更加和平、繁荣，让孩子们免受战争的威胁？人们更加深刻地思考历史，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更加冷静地面向未来。

世纪之交的西藏正在发生着四个转变：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一个传统的社会走向现代化。其中的每一个转变都非常复杂艰巨，而这四大变化同时发生，就更加艰巨复杂。正因为艰巨复杂，所以才光荣伟大。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已经开辟了通往新世纪的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一定会把建设团结、富裕、文明新西藏的美景变为现实，书写出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绚丽篇章。

朱晓明 当代西藏问题专家、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央统战部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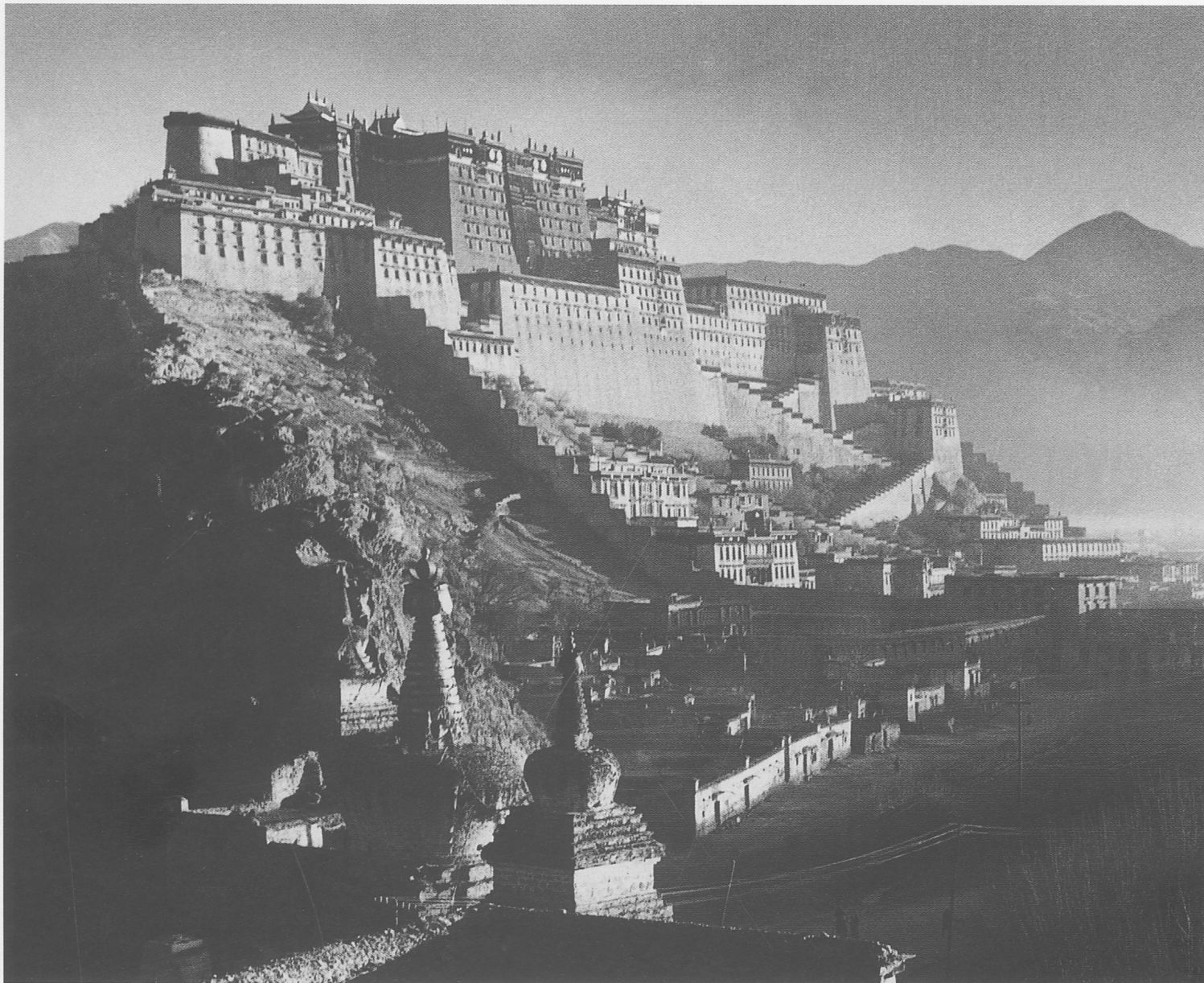


西藏自治区政区

1 : 8 000 000



1904年的枪声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紧对我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侵略。这期间，英俄等国的所谓“探险队”“传教士”“考察团”等，对我西藏加紧活动。

1888年，西藏人民第一次抗击英国武装侵略的斗争隆吐山战役失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其《续约》，使中国主权受到严重伤害。

进入二十世纪，英国殖民者在攫取西藏部分政治、经济特权后，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英印总督寇松数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单独谈判。达赖喇嘛将

信原封退回，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寇松为了达到侵略西藏的目的，开始策划再次武装入侵。

1903年12月12日，英军在荣赫鹏率领下，偷越则里拉山口，很快占领春丕、帕里等地。西藏地方政府不顾驻藏大臣有泰阻挠，紧急调动藏军开赴前线，并动员全藏僧俗百姓支应兵差，保卫家园。

1904年3月，1000多名藏军赶到曲米香果旷原，与英军对峙。荣赫鹏玩弄诡计，提出谈判。同时，却命英军携重机枪、火炮包围藏军。在与藏军代本(藏兵团主官)拉丁、朗赛林见面时，他提出藏军应将火枪点火绳熄灭，以示诚意。生性诚信、不谙阴谋诡计的藏军照办了。英军突然开火。藏军因点火绳熄灭无法还击，数分钟内被射杀



一·四



一·三

500多人，拉丁代本等4名藏军军官亦被杀害；余军冒着枪林弹雨，展开肉搏战，结果1000余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原野，这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实施的一次最无耻、最野蛮的大屠杀。

曲米香果大屠杀激怒了藏族人民，抗英情绪越加高涨。4月9日，英军一支骑兵先遣队在杂昌谷地被藏族军民以土枪、土炮、滚木、飞蝗石等重创。英军后续部队赶来，在火炮、机枪掩护下，向藏军发起猛攻，侵入江孜重镇。西藏各地民军和僧兵集结江孜，与英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攻克江孜宗山城堡，连荣赫鹏也险些在藏军夜袭中丧命。最后因英军切断水源，加之弹药库中弹爆炸，炮台沦陷，藏军坚持了近三个月的江孜抗英保卫战始告失败。

历史已翻到二十世纪，而西藏就像这座历史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一样，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青藏高原这块年轻、广袤的世界屋脊上。但拒绝外部世界的西藏却早已成为西方列强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从此，这片雪域高原烽烟迭起，战乱不休，人民饱受蹂躏。（陈宗烈摄于一九五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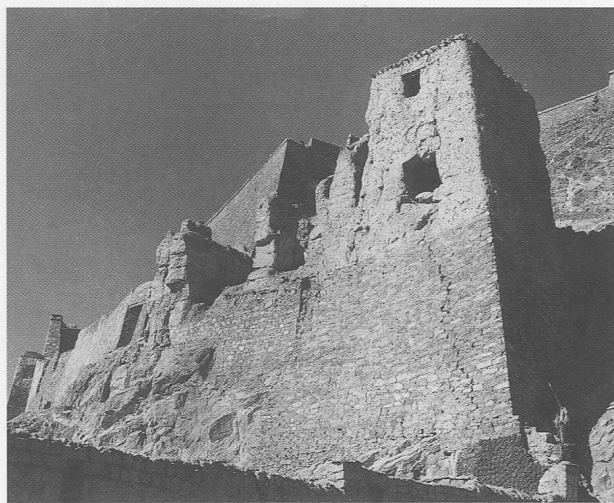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日益暴露。一九零二年英军悍然入侵冈巴宗，激起藏人的强烈反抗。图为西藏西南边境的岗巴宗城堡抗英遗址。（陈宗烈摄于一九五七年）

一九零四年三月，英国侵略军在亚东以北的曲米香果地方，用洋枪洋炮屠杀西藏军民千余人。图为当年英人拍摄的英军侮辱藏军俘虏的情形。

被英国侵略军捣毁的曲米香果邮站房。



一·五



一·七



一·六

7月14日，麦克唐纳率英军4000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前进。十三世达赖见英军逼近拉萨，不愿与仇人签定城下之盟，星夜出走。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

9月7日，在炮口和刺刀下，西藏地方政府被迫在布达拉宫与英人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主要内容是：西藏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土地、矿产等，西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向英国赔款；拆毁印度至江孜、拉萨沿途要塞；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为商埠；承认1890年条约，划定藏锡边界；英军在亚东驻军。这个条约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和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英印政府因此竭力通过外交途径强迫清政府承认它。直到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才将

其作为附件。后来英印在西藏享有的特权都与它有关。

西藏人民抗英的正义斗争虽然失败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敌的英勇气概，将永垂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史册。



一·八



一·九

一·五
一九零四年四月，英军侵入西藏重镇江孜，西藏各地民军和僧兵集结江孜，进行抵抗。图为当时在江孜城参加抗击英军入侵的两位藏族战士。（陈宗烈提供）

一·六
侵占江孜的英国侵略军军官们。

一·七
一九零四年四月，英军入侵江孜后，藏军以江孜宗城堡为据点，用火药枪、飞蝗石和石头还击英军，英军切断水源，山上的存水喝干了，藏军就在晚上用绳子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污水喝完，就喝自己的尿。在弹尽粮绝时，仍以刀、矛、棍棒等白刃战斗。图为江孜城堡抗英遗址。（陈宗烈摄于一九五七年）

一·八
一九零四年夏，英国侵略军向中国西藏江孜地方的奎秋山村开炮轰击，残酷屠杀西藏人民。（陈宗烈提供）

一·九
参加过一九零四年战斗的抗英老人达瓦顿珠（一九六三年八十三岁）在给儿童们讲抗英血战的故事。他是康马县的一个农民。（陈宗烈摄于一九六三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



二·一



二·二

1904年7月30日，夜半，一队人马悄然闪出布达拉宫。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逼近拉萨时，携带着清帝颁赐的印玺从拉萨秘密出走了。他最初打算经青海、甘肃等地到北京禀报西藏发生的情况。途中，得知朝廷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谗言，下令革去他的名号。陷入彷徨和失望境地的达赖喇嘛，在外蒙古等地盘桓。

达赖喇嘛一到库伦，清廷便派钦差大臣前去慰问，并带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赐与的许多礼品。接受礼品后，他向北京方向行九叩大礼。他一方面向钦差吐露心迹，一方面又通过远在西藏的官员向驻藏大臣说明出走实情。1905年9月，清廷应噶厦和驻藏大臣的请求，宣布恢复其名号，并促其返藏。次年9月，抵达青海塔尔寺。

1907年，钦差大臣张荫棠应噶厦要求，上奏请求准予达赖、班禅联袂入觐。清廷于11月降旨邀请达赖进京。达赖接旨后，欣然东行，于1908年1月到达山西五台山暂住。

清廷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如重新修缮五世达赖进京时住过的黄寺等。9月27日，达赖抵达北京。清廷接待他的礼仪十分隆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数次召见、宴请，还颁给他金册，册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明确西藏的宗教事务大权仍在他之手，一切按其意办理。清廷还决定今后每年赏赐他廪饩银10000两。对于这些，达赖一再表示谢恩。史料表明，他在京期间，清廷的接待开支达18万多两白银。



二·三



二·四

达赖喇嘛向皇帝提出今后可否直接上奏。清廷未予同意，坚持一切政务“勿庸直接奏明皇帝，具报驻藏大臣请其代奏，静候敕裁”，这使他加深了对朝廷的误解和不满。

1908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返藏。翌年初，抵达塔尔寺暂住。这时，驻藏大臣联豫奏请清廷从四川调动军队入藏，引起多数西藏地方上层人士的不满。与此同时，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康区推行改土归流，剥夺土司、头人的权力，使当地汉藏关系颇为紧张。这些都对达赖喇嘛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1909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了阔别5年的布达拉宫。

一九零四年八月，英军开进拉萨城，逼迫当时以甘丹赤巴为首的西藏僧俗官员和三大寺代表签订《拉萨条约》。后条约未得清政府承认，于一九零六年十月，改立《北京条约》。图为一九零四年英人拍下英侵略军入城时的情形。（转摘自《西藏：失落的文明》，一九八八年版）

一九零四年，英军入侵拉萨，十三世达赖出逃。后受清廷诏请，从库伦迁往北京居住。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

布达拉宫中慈禧太后在北京接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登嘉措的壁画。（陈宗烈摄）

慈禧太后赐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礼品：用二十万颗珍珠串制成的“曼陀罗”，现藏于布达拉宫。（陈宗烈摄于一九五七年）